歐陽修集/卷07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居士外集卷二十五 ◄

歐陽修集
卷七十六 · 易童子問卷一

► 易童子問卷二

童子問曰：「『《乾》，元、亨、利、貞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眾辭淆亂，質諸聖。《彖》者，聖人之言也。」童子曰：「然則《乾》無四德，而《文言》非聖人之書乎？」曰：「是魯穆薑之言也，在襄公之九年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《象》曰『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其傳久矣，而世無疑焉，吾獨疑之也。蓋聖人取象所以明卦也，故曰『天行健』《乾》而嫌其執於象也，則又以人事言之，故曰『君子以自強不息』。六十四卦皆然也。《易》之闕文多矣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《乾》曰『用九』，《坤》曰『用六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釋所以不用七八也。《乾》爻七九則變，《坤》爻八六則變，《易》用變以為占，故以名其爻也。陽過乎亢則災，數至九而必變，故曰『見群龍無首，吉』；物極則反，數窮則變，天道之常也，故曰『天德不可為首也』；陰柔之動，多入於邪，聖人因其變以戒之，故曰『利永貞』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《屯》之《彖》、《象》與卦之義反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吾不知也。」童子曰：「《屯》之卦辭曰『勿用有攸往』，《彖》曰『動乎險中，大亨貞』。動而大亨，其不往乎？《象》曰『君子以經綸』。不往而能經綸乎？」曰：「居《屯》之世者，勿用有攸往，眾人也，治《屯》之時者，動乎險而經綸之，大人君子也。故曰『利建侯』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《彖》曰『山下出泉，《蒙》。君子以果行育德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『《蒙》者』，未知所適之時也，處乎《蒙》者，果於自信其行以育德而已。《蒙》有時而發也，患乎不果於自修，以養其德而待也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《彖》曰『雲上於天，《需》。君子以飲食宴樂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《需》須也。事有期而時將至也。雲已在天，澤將施也。君子之時將及矣，必待之焉。飲食以養其體，宴安和樂以養其志，有待之道也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『《師》，貞丈人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師正於丈人也。其《彖》曰『能以眾正，可以王矣』。」童子曰：「敢問可以王矣，孰能當之？」曰：「湯、武是已。彼二王者以臣伐主，其為毒也甚矣。然以其本於順民之欲而除其害，猶毒藥瞑眩以去疾也，故其《彖》又曰『行險而順，以此毒天下，而民從之』。」童子曰：「然則湯、武之師正乎？」曰：「凡師必正於丈人者，文王之志也。以此毒天下而王者，湯、武也。湯、武以應天順人為心，故孟子曰『有湯、武之心則可也』。」童子曰：「『吉，無咎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為《易》之說者，謂無咎者本有咎也，又曰善補過也。嗚呼！舉師之成功，莫大於王也，然不免毒天下，而僅得補過、無咎，以此見兵非聖王之所務，而湯、武不足貴也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『地上有水，《比》。先王以建萬國，親諸侯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王氏之傳曰『萬國以比建，諸侯以比親』，得之矣。蓋王者之於天下，不可以獨比也，故建為萬國，君以諸侯使其民各比其君，而萬國之君共比於王，則視天下如身之使臂，臂之使指矣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《同人》之《彖》曰『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』，《象》又曰『君子以類族辨物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通天下之志者，同人也；類族辨物者，同物也。夫同天下者不可以一概，必使夫各得其同也。人睽其類而同其欲。則誌通；物安其族而同其生，則各從其類。故君子於人則通其志。於物則類其族，使各得其同也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『天道虧盈而益謙，地道變盈而流謙，鬼神害盈而福謙，人道惡盈而好謙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聖人急於人事者也。天人之際罕言焉，惟《謙》之《彖》略具其說矣。聖人，人也，知人而已。天地鬼神不可知，故推其跡；人可知者，故直言其情。以人之情而推天地鬼神之跡，無以異也。然則修吾人事而已，人事修，則與天地鬼神合矣。

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『雷出地奮，《豫》。先王以作樂崇德，殷薦之上帝，以配祖考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於此見聖人之用心矣。聖人憂以天下，樂以天下。其樂也，薦之上帝祖考而已，其身不與焉。眾人之豫，豫其身耳。聖人以天下為心者也，是故以天下之憂為己憂，以天下之樂為己樂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《觀》之《象》曰『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聖人處乎人上而下觀於民，各因其方，順其俗而教之。民知各安其生而不知聖人所以順之者，此所謂神道設教也。」童子曰：「順民，先王之所難歟？」曰：「後王之不戾民者鮮矣。

童子問曰：「『《剝》，不利有攸往』。《彖》曰『順而止之，觀象也。君子尚消息盈虛，天行也』者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《剝》，陰剝陽也，小人道長、君子道消之時也，故曰『不利有攸往』。君子於此時而止，與《屯》之『勿往』異矣。《屯》之世，眾人宜勿往，而君子動以經綸之時也。剝者，君子止而不往之時也。剝盡則復，否極則泰，消必有息，盈必有虛，天道也。是以君子尚之，故順其時而止，亦有時而進也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『《復》其見天地之心乎』者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天地之心見乎動，《復》也，一陽初動於下矣。天地所以生育萬物者本於此，故曰『天地之心』也。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，其《彖》曰『剛反，動而以順行』是矣。」童子曰：「然則《象》曰『先王以至日閉關，商旅不行，後不省方』，豈非靜乎？」曰：「至日者，陰陽初復之際也。其來甚微，聖人安靜以順其微，至其盛然後有所為也，不亦宜哉！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《大過》之卦辭曰『利有攸往，亨』，其《象》曰『君子以獨立不懼，遁世無悶』者，其往乎？其遁乎？」曰：「《易》非一體之書，而卦不為一人設也。《大過》者，撓敗之世可以大有為矣。當物極則反，易為之力之時，是以往而必亨也，然有不以為利而不為者矣。故居是時也，往者利而亨，遁者獨立而無悶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《坎》之卦曰『習坎』，其《彖》曰『習坎，重險也』者，何謂也？」

曰：「《坎》因重險之象，以戒人之慎習也。習高山者可以追猿猱，習深淵者至能泅泳出沒以為樂。夫險可習，則天下之事無不可為也。是以聖人於此戒人之習惡而不自知，誘人於習善而不倦。故其《象》曰『君子以常德行，習教事』也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『《咸》，取女吉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《咸》，感也。其卦以剛下柔，故其《彖》曰『男下女』，是以『取女吉』也。」童子又曰：「然則男女同類歟？」曰：「男女睽而其志通，謂各睽其類也。凡柔與柔為類，剛與剛為類。謂感必同類，則以柔應柔，以剛應剛，可以為咸乎，故必二氣交感，然後為咸也。夫物類同者自同也，何所感哉？惟異類而合，然後見其感也。鐵石無情之物也，而以磁石引針，則雖隔物而應。《彖》曰『觀其所感，而萬物之情可見』者，謂此類也。」童子又曰：「然則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，是果異類乎？」曰：「天下之廣，蠻夷戎狄、四海九州之類，不勝其異也。而能一以感之，此王者所以為大，聖人所以為能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『《恒》，利有攸往』，『終則有始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恒之為言久也，所謂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也，久於其道者知變之謂也。天地升降而不息，故曰『天地之道久而不已』也。日月往來，與天偕行而不息，故曰『日月得天而能久照』。四時代謝循環而不息，故曰『四時變化而久成』。聖人者尚消息盈虛，而知進退存亡者也，故曰『聖人久於其道而化成』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『《遁》，亨，小利貞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《遁》，陰進而陽遁也。遁者，見之先也。陰進至於否，則不正利矣。《遁》者陰浸而未盛，陽能先見而遁？猶得小利其正焉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『明入地中，《明夷》。君子以蒞眾，用晦而明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日，君象也，而下入於地，君道晦而天下暗矣。大哉！萬物各得其隨，則君子向晦而入宴息；天下暗而思明，則君子出而臨眾。商紂之晦，周道之明也，因其晦發其明，故曰『用晦而明。』」童子曰：「然則，聖人貴之乎？」曰：「不貴也。聖人非武王而貴文王矣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『《家人》，利女貞』，何謂也？其不利君子之正乎？」曰：「是何言歟！《彖》不云乎『女正位乎內，男正位乎外』也？」曰：「然則，何為獨言『利女正？』」曰：「家道主於內，故女正乎內，則一家正矣。凡家人之禍，未有不始於女子者也，此所以戒也。嗚呼！事無不利於正，未有不正而利者。聖人於卦，隨事以為言，故於《坤》則利牝馬之正，於《同人》則利君子正，於《明夷》則利艱正，於《家人》則利女正。」

童子問曰：「《睽》之《彖》與卦辭之義反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吾不知也。」童子曰：「《睽》之卦曰『小事吉』，《彖》曰『睽之時用大矣哉』。」曰：「小事睽則吉，大

事睽則凶也。凡睽於此者，必有合於彼。地睽其下而升，天睽其上而降，則上下交而為泰，是謂小睽而大合。使天地睽而上下不交，則否矣。聖人因其小睽而通其大利，故曰『天地睽而其事同，男女睽而其志通，萬物睽而其事類』，其《象》又曰『君子以同而異』。」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